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五六

12
130
68

五六



1230
1330
68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三十一

雜家類五

曲洧舊聞十卷

浙江汪汝
堯家藏本

宋朱弁撰弁字少章朱子之從父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文獻通考載弁曲洧舊聞一卷雜書一卷飢馘說一卷此本獨曲洧舊聞已十卷然此本從宋槧影鈔每卷末皆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字又惇字避光宗諱皆闕筆蓋南宋舊刻不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 雜家類五

所錢文
有物那

有誤必通考譌十卷爲一卷也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畱越十七年乃歸而書中有臘月八日清涼山見佛光事云歲在甲寅又記祕魔巖事其地在燕京又記其友述定光佛語云俘囚十年則書當作於畱金時然皆追述北宋遺事無一語及金故曰舊聞通考列之小說家今考其書惟神怪諧謔數條不脫小說之體其餘則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蓋意在申明北宋一

代興衰治亂之由深於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惟其中閒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故今改入之雜家類焉

元城語錄三卷附行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城語錄三卷宋馬永卿編永卿字大年揚州人流寓鉛山據廣信府志知其嘗登大觀三年進士據所作嬾真子知嘗官江都丞浙川令夏縣令又稱嘗官關中則不知何官矣徽宗初劉安世與蘇軾同北歸大觀中寄居永城永卿方爲主簿受學

於安世因撰集其語爲此書安世之學出於司馬光故多有光之遺說惟光有疑孟而安世則篤信之亦足見君子之交不爲苟同矣其中藝祖製薰籠一事周必大玉堂雜記謂其以元豐後之官制加之藝祖之時失於附會然安世非妄語者或記憶偶未確耳李心傳道命錄又論其記程子諫折柳事爲虛謂程子除說書在三月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四月上旬非發生之時云云然四月上旬與三月相去幾何執此以斷必無方春萬物發生

不可戕折之語則強辨非正理矣安世風裁嶽嶽氣節震動天下朱子作名臣言行錄於王安石呂惠卿皆有所節取乃獨不錄安世董復亨繁露園集有是書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錄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錄先生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談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又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錄其說不爲無因是亦識微之論然道命錄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

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不過於孔平仲條
下附論其不知伊川而已蓋亦知安世之人品世
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醜詆之也近時有安邱劉
源淥者作冷語三卷掇拾伊洛之糟粕乃以衛道
爲名肆言排擊指安世爲邪人謂其罪甚於章惇
邢恕豈非但執明黨之見絕無是非之心者歟要
之安世心事如青天白日非源淥一人所能障蔽
眾目也行錄一卷明崔銑所續編大名兵備副使
于文熙又補綴其文舊本附語錄之末今亦竝存

之庶讀者知安世之行益足證安世之言焉至語
錄之中時有似涉於禪者此在程門高弟游楊呂
謝之徒朱子亦譏其有此弊是不必獨爲安世責
亦不必更爲安世諱矣

懶真子五卷

內府
藏本

宋馬永卿撰是編乃其雜記之書然亦多述劉安
世語又開卷冠以司馬光事書中亦多稱光蓋其
淵源所自出也宋史藝文志著錄晁陳二家書目
乃皆不載然袁文爲建炎紹興間人王楙爲慶元

嘉泰閒人費袞爲紹熙開禧閒人文饗牖閒評駁
其中印文五字一條楸野客叢書駁其中承露囊
一條袞梁谿漫志駁其漢太公無名母媪無姓一
條是其書未嘗不行於世特二家偶遺之耳其書
未稱紹興六年蓋成於南渡以後中間頗及雜事
而考證之文爲多如據漢書王嘉封事謂書無教
逸欲有邦教當作敖謂陶潛游斜川詩開歲倏五
十當作五日與殷晉安別詩本十韻傳本誤脫一
韻東坡亦誤和九韻謂杜甫詩虬鬚十八九字出

漢書丙吉傳謂韓愈感二鳥賦序貞元十一年誤
作十五年又考正曹成王碑衍文譌字及箋釋句
讀謂前漢百官表少府之遵官據唐百官志當作
導官謂成元英莊子疏不知其時已有縣令誤讀
縣爲懸解爲高名令聞謂古者席面之賓乃稱客
列座之賓皆稱旅引左傳爲證謂二十八宿中亢
氏觜三星韻略皆誤音謂賜酺始趙武靈王謂河
鼓之河當作何謂唐中興頌復復指期復復字本
漢書匡衡傳皆引據確鑿不同臆說其謂離騷正

則靈均乃小名小字雖無所考亦足以備一解惟頗參雜以二氏至謂韓愈亦深明佛理是亦安世之學喜談禪悅之餘派存而不論可矣

春渚紀聞十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宋何遠撰遠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其書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略一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祕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舜得於沈虎臣者後王晉得舊本補其脫遺始為完書即此本也遠父曰去

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軾事特詳其雜記多仙鬼報應兼及瑣事如稱劉仲甫弈棋無敵又記祝不疑勝之兩條自相矛盾殊為不檢又蔡條鐵圍山叢書稱前以弈勝仲甫者為王愨子後以弈勝仲甫者為晉士明與祝不疑之說亦不合殆傳聞異詞歟張有為張先之孫所作復古編今尙有傳本而此書乃作章有則或傳寫之譌非遠之舊也

石林燕語十卷考異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錄夢得為紹聖
舊人徽宗時嘗司綸誥於朝章國典夙所究心故
是書纂述舊聞皆有關於當時掌故於官制科目言
之尤詳頗足以補史傳之闕與宋敏求春明退朝
錄徐度卻掃編可相表裏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
書成於宣和五年然其中論館伴遼使一條稱建
炎三年又論宰相一條謂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
六年則書成於南渡之後振孫之說未核矣惟夢
得當南北宋間戈甲倥偬圖籍散佚或有記憶失

真考據未詳之處故汪應辰嘗作石林燕語辨而

成都宇文紹奕

案紹奕始末無考嘉定中有樞密使宇文紹節疑其昆弟

亦作

考異以糾之應辰之書陳振孫已稱未見蓋宋末

傳本即稀僅儒學警悟

案儒學警悟亦南宋之書不著撰人姓氏

閒引

數條與紹奕考異同散見永樂大典中然寥寥無
幾難以成編惟紹奕之書尚可裒集謹蒐採考校
各附夢得書本條之下雖其閒傳聞年月之譌繕
寫字畫之誤一一毛舉或不免有意吹求頗類劉
炫之規杜預吳縝之糾歐陽修而援引舊文辨駁

詳確者十之八九是一朝故事得夢得之書而梗概具存得紹奕之書而考證益密二書相輔而行於史學彌爲有裨矣又夢得之書宋槧罕覯前明有大字刊本摹印亦稀世行毛晉津逮祕書所載脫誤頗多而商維濬稗海所載躋駁尤甚今併參驗諸本以永樂大典所載詳爲勘校訂譌補闕以歸完善凡所釐正各附案語於下方用正俗刻之譌庶幾稍還舊觀不失其真焉

避暑錄話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毛晉津逮祕書跋云得宋刻迥異坊本亦作二卷則宋代亦卽此本考諸書所引避暑錄話亦具見此本之中無一條之佚脫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謬矣夢得在南渡之初巋然耆宿其藏書至三萬餘卷亦甲於諸家故通悉古今所論著多有根柢惟本爲蔡京之門客不免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如論詩賦一條爲

王安石罷詩賦解也葉源一條爲蔡京禁讀史解也王姬一條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至深斥蘇洵辨姦論則尤其顯然者矣然終恍於公論隱約其文尙不似陳善捫蝨新話顛倒是非黨邪醜正一概肆其狂詆其所敘錄亦多足資考證而裨見聞故善書竟從屏斥而是編則仍錄存焉

巖下放言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其自崇慶節度使致仕退居卞山時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一卷此本乃三卷疑振

孫書爲傳刻之譌又明商維濬稗海中別有蒙齋筆談二卷題曰湘山鄭景望撰其文全與此同但刪去數十條耳厲鶚作宋詩紀事稱景望爲元豐元祐間人所錄景望穎川一詩亦卽此書之所載此書舊無刻本或疑其卽剽取景望書而作然考書中稱先祖魏公又稱余紹聖閒春試不第又稱大觀初余適在翰林又稱在穎州時初自翰林免官又稱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又稱遭錢塘兵亂又稱余鎮福唐又稱出入兵閒十餘年所將

數十萬又稱余頃罷鎮建康所述仕履皆與夢得本傳相合又稱嘗撰老子解論語釋言二書今考書錄解題論語類有葉夢得論語釋言十卷道家類中有葉夢得老子解二卷併所載老子解中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本韓非子之說以爲四支九竅云云亦與此書相符然則爲蒙齋筆談剽此書而作非此書剽蒙齋筆談而作確有明證商維濬厲鶚蓋皆誤信僞書考之未審矣夢得老而歸田耽心二氏書中所述多提唱釋老之旨沈

作喆王宗傳楊簡等之以禪說易實萌芽於此殊不可以立訓然夢得學問博洽又多知故事其所記錄亦頗有可採宋人舊帙始存以備一家焉

御掃編三卷

河南巡撫探進本

宋徐度撰度字敦立穀熟人南渡後官至吏部侍郎書中屢稱先公蓋其父處仁靖康中嘗知政事故家遺俗俱有傳聞故此編所紀皆國家典章前賢逸事深有裨於史學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蓋

其書成於高宗初年也王明清揮麈後錄載明清訪度於雲川度與考定劄置右府與揆路議政分合因革筆於是書又載其論哲宗實錄及論秦檜刊削建炎航海以後日歷起居注時政記諸書二事則度之究心史學可以概見至謂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因欲史官博採異聞則未免失之泛溢此書上卷載葉夢得所記俚語一條中卷載王鼎嘲謔一條下卷載翟異詼諧一條爲例不純自穢其書是亦嗜博之一證矣然大致纂述

舊聞足資掌故與揮麈諸錄石林燕語可以鼎立而文簡於王事核於葉則似較二家爲勝焉

五總志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吳炯撰炯仕履未詳惟宋中興百官題名記載紹興十三年七月吳炯爲樞密院編修官八月除浙西提舉其始末則不可考見矣前有自序題建炎庚戌避地無諸城書於蕭寺之道山亭書中有與蘇叔黨自太原至河外事又有靖康丙午於京兆祥符寓舍被掠事又第一條內載其大父事仁

宗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乞斬姦臣以謝天下上大書鐵御史三字賜之又一條稱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大父爲犍爲令作三戒詩見意九重稱獎又載其父嘗居李邦直幕府及崇甯乙酉謫居荆南諸事蓋亦北宋舊族隨高宗南渡者也其書皆紀所聞見雜事閒亦考證舊說取龜生五總靈而知事之語名之曰五總志其論詩推重黃庭堅以爲於詩人有開闢之功蓋亦江西流派其引述故事得失互見如謂千字文勅散騎員外

郎周興嗣次韻勅字當作梁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勅不知勅字漢時已有又謂漢高據廁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不知乃漢武帝事疎舛亦未能免又唐詩紀事稱駱賓王從徐敬業起兵事敗爲僧靈隱寺爲宋之間續桂子天香之句其說已舛駁不合而此書乃云賓王未顯時庸作杭州梵天寺一老僧苦吟不已賓王爲足成之更不知其何據然於北宋瑣事紀錄綦詳猶有足資參證者說郛所載僅摘錄數條此本與永樂大典所收者檢

勘相合蓋猶原本也

紫微雜說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又有別本則但題東萊呂紫微雜說而不著其名今考趙希弁讀書志載東萊呂紫微雜說一卷師友雜志一卷詩話一卷皆呂本中居仁之說鄭寅刻之廬陵云云據此則當爲呂本中所撰蓋呂氏祖孫當時皆稱爲東萊先生傳寫是書者遂誤以爲出祖謙之手不知本中嘗官中書人故稱曰紫微若祖謙僅終於著作郎不

得有紫微之稱又書中有自嶺外歸之語而本中東萊集有避地過嶺詩於事蹟亦適相合其爲本中所撰無疑也其書分條臚列於六經疑義諸史事蹟皆有所辨論往往醇實可取如謂經書致字有取之義又有納之義先儒但以至極立解爲未盡又謂檀弓齊穀王姬之喪句穀當爲告使必知其反也句知當爲如皆於經訓有合又謂論語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句爲荷蓀丈人自謂亦頗有所見其他大抵平正通達切中理道之言非諸家說

部所能方駕其書首論衡門之詩一條所云哀時君之無立志者祖謙後作讀詩記實祖是說亦可見其家學之淵源也

辨言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員興宗撰興宗有采石戰勝錄已著錄興宗著作載於永樂大典者皆冠以九華集字惟采石戰勝錄及此書不以九華集字爲冠疑二書於集外別行也其書歷摭經傳史子下及宋代諸儒之說凡於理未安者皆條舉而系以辨故曰辨言中間

惟論公羊傳紀季入齊一條稱紀以千乘畏人爲非乃因紹興時事而發未爲切當若其辨尙書六宗舊解之誤禮記文王九齡之誕以及譏劉氏漢書刊誤爲不知史家行文之法皆具有特識其他亦多中理要至以詩不待序而明而斷序之作爲非古則沿鄭樵之新說各存一解可矣

墨莊漫錄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張邦基撰邦基字子賢高郵人仕履未詳自稱宣和癸卯在吳中見朱勔所採太湖鼇山石又稱

紹興十八年見趙不棄除侍郎則南北宋閒人也
前有自序稱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以爲
名其書多記雜事亦頗及考證如渭州潘源縣土
怪周昕父變羊胡師文見吳伴姑明州士人遇裴
休葉世甯嚴清關注諸夢事雖不免爲小說家言
又如以王安石之妹譌爲安石之女如宋詩紀事
所糾者亦時有疎舛然如記韓愈詩風稜露液字
之異同蘇軾儋耳詩石字者字之譌誤辨杜甫詩
王母晝下雲旗翻句還如何遜在揚州句江湖多

白鳥句星落黃姑渚句功曹非復漢蕭何句解王
珪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醖照東西句解黃
庭堅詩爭名朝市魚千里句影落華亭千尺月夢
通岐下六州王句皆極典核他如辨碧雲駮爲魏
泰作辨龍城錄雲仙散錄爲王銍作皆足資考證
以及鄭元注漢宮香方玫瑰油粘葉書旋風葉書
與穆護爲木瓠具理爲瓶罍之類亦頗資博識而
所載宋時戶口轉運諸數尤足與史籍相參考宋
人說部之可觀者也文獻通考不著於錄殆當時

猶未盛傳歟

寓簡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沈作喆撰作喆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爲江西漕司幹官據書中所敘當和議初成之時賜諸將田宅作喆爲岳飛作謝表忤秦檜則似嘗在飛幕中又自稱嘗官維揚亦不知爲何官惟梅磻詩話記其官江西時作哀扇工詩忤漕帥魏道弼招深文劾之坐奪三官後從人使金韓元吉贈之以詩有但如玉粲賦從軍

莫爲班姬詠團扇句蓋指是事此書自序題甲午歲以長歷推之爲孝宗淳熙元年乃放廢以後所作開卷一條卽以古詩諷諫爲說蓋由此也作喆與葉夢得相善然夢得之學宗王安石作喆之學則出於蘇軾非惟才辨縱橫與軾相似卽菲薄安石抵牾伊川程子以及談養生耽禪悅亦一一皆軾之緒餘又爲丞相沈該之從子該有易小傳六卷作喆沿其家傳是書亦頗言易理然所言與該頗殊其解帝乙歸妹以爲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

乙故能正人倫頗爲好異其解卦終於未濟以爲
卽道家所謂神轉不回回則不轉釋家所謂不住
無爲不斷有爲亦竟以二氏詁經然其論乾鑿度
太乙行九宮之法出於黃帝素問則能抉讖緯之
本根論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
一邵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
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於古亦能判術數之
牽合至於謂劉敞解春秋新作南門爲僭天子其
說本陸龜蒙兩觀銘謂子路結纓在獲麟之後二

年公羊傳所記孔子之言爲妄謂蘇軾解論語患
得之當作患不得之證以韓愈圻者王承福傳知
古本原如是謂揚雄之姓從才不從木楊修牋不
應稱修家子雲謂柳宗元集柳州謝上表稱于頔
在襄陽相畱不知是時頔去襄陽已二年又有代
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不知禹錫遷同州時宗元沒
已十七年斷其出於僞託皆具有考據而摺擊王
安石之尊揚雄在朱子綱目之前尤爲偉論作喆
所著別有一書名已意第三卷論淮陰侯爲治粟

都尉一條註曰其詳見已意又云司馬氏許氏二
夫人事予於已意既言之蓋二書本相輔今已意
不傳又有寓林集三十卷亦久佚惟哀扇工歌全
篇見周輝清波雜志中然詞殊不工此十卷中亦
無一論詩之語知吟詠非其所長矣

欒城遺言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蘇籀撰籀字仲滋眉州人轍之孫遲之子也南
渡後居婺州官至監丞籀年十餘歲時侍轍於穎
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因錄其所聞可追記者若

于語以示子孫故曰遺言中間辨論文章流別古
今人是非得失最為詳晰頗能見轍作文宗旨其
精言奧義亦多足以啟發來學惟籀私於其祖每
陰寓抑軾尊轍之意似非轍之本心又謂呂惠卿
王安石之隙起於字說及三經義核之史傳亦非
事實至謂轍母夢蛟龍伸臂而生轍引孔子生時
二龍附徵在之房為比又雜載轍崇甯丙戌夢見
王介甫事尤為失之誕妄特籀親承祖訓耳濡目
染其可信者亦多究非影響比也

東園叢說三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舊本題宋李如箴撰如箴始末未詳據卷首紹興王子自序則括蒼人時為桐鄉丞正德崇德縣志載宋李如箴字季牖崇德人少游上庠博學能文著有東園叢說樂書行世晚以特科官桐鄉丞人名書名仕履竝合當即其人也其書諸家不著錄莫考其所自來下卷雜說中所作初夏詩及其父歡喜口號三首為自來錄宋詩者所未及又是書自序作於王子為紹興元年周庭筠刊書跋作於

甲寅為紹興三年而記時事一條記紹興六年楊么李成事儉佞一條記紹興二十四年秦墳登第事以少敗眾一條記紹興三十一年兩淮失守事且有稱高宗廟號者則書當成於孝宗時年月殊不相應且語孟說一門語孟合稱不似南宋初語所辨北辰不動一條與明陳士元論語類考之說同似乎曾見集註故有此說亦不似朱子以前語其天文歷數說謂今之渾天實蓋天之法亦似歐羅巴書既入中國之語宋以前即推步之家未明

此理無論儒生或近時好事者因如篋書名摺撫舊文益以所見僞爲此帙歟今但就其書而論如春秋行夏時一條謂以建子爲周正月乃左氏之失不知左氏周人記他事或失之誣至於本朝正朔則婦豎皆知左氏不容有誤詩亡春秋作一條謂孔子所聞所見之世無詩不知株林夏南詩有姓名不能移之東遷前也召公不說一條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召公嘗北面而事之則誤信明堂位之謬說左傳其處者爲劉氏一條疑邱明先知

又疑其附會則未考此句爲漢儒增入孔穎達正義已有明文然如解王用三驅引周官大司馬立表爲證解坤六五爻駁程傳女媧武氏之非解說卦生蓍糾揚雄產蓍之誤解繫辭太極生兩儀爲生蓍之法引左傳楚有句滋章滋雍滋蓬滋諸地證三澨非水名解關雎爲后妃求淑女引崔靈恩三禮義宗證縮酒用茅之義以及考究易之八法及六日七分之說推算絳縣人甲子之類皆典核不苟於經義頗爲有裨故雖顯有可疑而其書可

探亦姑竝存之以資參訂焉

常談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吳箕撰箕字嗣之新安人乾道五年進士授仁
和主簿分教臨川歷知當塗縣爲趙汝愚所重召
主審察尋以疾卒宋史不爲立傳其事蹟僅見於
徽州志所著尙有聽詞類彙十二冊已久佚不傳
惟此書之目宋史藝文志載有一卷今散見永樂
大典各韻中者鈔撮薈萃猶存一百餘條大抵皆
評隲史事而閒及於考證徽州志稱箕之在臨川

也與陸九淵遊相與講明義理蓋深有得於金谿
之學今以此書與九淵文集互勘如九淵經德堂
記論漢高祖爲義帝討項羽一事謂新城三老深
知天下大計而箕亦謂新城老人獨知而言之漢
有天下遂定於此又九淵語錄論曹參相漢謂其
能師蓋公用黃老術漢家之治血脈在此而箕亦
謂參得安靜之體蓋公清心之言有以先入之其
旨趣往往相合似乎墨守不變者及觀其論汲黯
一條九淵集中稱黯仗節守義雖曰未學必謂之

學而箕乃以謂黯之直諫本於氣質非學而得故
昧於大道其說又如柄鑿之不相入可見箕之學
術雖本陸氏而亦不為苟同與輔廣詩童子問一
字一句堅持門戶者其心術之公私相去遠矣觀
尤袤與箕同時而所輯遂初堂書目已列有常談
之名則當日即珍重其書也今以所存各條依次
哀綴勒為一帙用還宋志卷目之舊中間所引外
史檇杌國史補長編諸條或摘錄原書無所論斷
疑永樂大典已有脫文今無可校補亦姑仍原本

錄之焉

雲麓漫鈔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宋趙彥衛撰彥衛字景安紹熙閒宰烏程又通判
徽州此書有開禧二年序自署新安郡守其所終
則不可考矣據自序初名擁鑪閒記本止十卷先
刻於漢東學宮後官新安併刻後五卷始易今名
案文獻通考載雲麓漫鈔二十卷又續二卷與自
序不符豈其後此十五卷之外又有所增抑通考
誤十卷為二十卷誤續五卷為二卷也世傳朱彝

尊曝書亭所鈔宋本乃止十卷是此書原非一本
未能斷其孰是矣書中記宋時雜事者十之三考證
名物者十之七其記事於秦檜父子無貶詞而枉
殺曲端一事遺張浚而獨歸王庶又稱勘端反狀
殊爲曲筆其考證頗爲賅博中有偶然紕漏者如
謂論語翔而後集當非一雉不知詩如集于木春
秋外傳獨集于枯家語有隼集于陳庭皆非羣栖
義也謂魏之如姬乃取尊如玉姬之意不知古有
如姓而宋王之賦神女呂不韋之奉異人戰國之

時以姬爲媵侍美稱久矣他如芙蓉花根爲斷腸
草乃陶宏景名醫別錄之說而引爲老圃之言以
解李白詩周禮冬官散在五官乃俞庭椿復古之
說而矜爲獨見至於以孟婆爲元冥之配以阿房
宮之阿爲阿嬌阿連之阿以詩不顯文王證太宗
派下趙不衰等命名之非而壽亭侯印一條與三
國志刺謬米元章評書一條與所作書史互異皆
不能知其依託均爲瑕類然而辨十八學士圖乃
欽宗畫賜張叔夜李綱誤題爲閻立本又開元亦

有十八學士不止太宗辨以黑爲盧卽尙書盧弓之訓非北方土語辨行香非國忌之禮辨史記龜策傳諸兆之名辨王獻之保母墓碑之僞辨博古圖誤駁三禮圖辨王莽律權石辨羅靖碑非父子同名辨墓祭已見周禮辨蕭翼無賺蘭亭事皆言有根據足資考核至於呂大防長安圖原書已佚此存其概唐制科之名目與宋送迎金使之經費皆史志之所未詳自序以爲可敵葉夢得避暑錄話殆不誣也

示兒編二十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奕撰奕字季昭號履齋廬陵人其歷官無可考第十卷中稱紹熙丁巳三月侍讌春華樓聞大丞相周益公議論考之宋史紹熙元年爲庚戌至五年甲寅卽內禪丁巳實慶元三年殆甯宗時嘗官侍從傳寫誤爲紹熙歟是編凡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詩說共四卷正誤三卷雜記四卷字說六卷中第九卷前爲文說後爲詩說李維楨序謂文說三卷詩說二卷誤也前有開禧元年自序稱

考評經傳漁獵訓詁非敢以污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故名曰示兒編其書雜引眾說往往曼衍又徵據既繁時有筆誤如經說類中以廣雅博雅竝言而皆云張揖作詩說類中以杜甫襲用白居易詩雜記類中謂唐太宗納巢刺王妃為妻嫂字說類中謂詩有陳佗案陳佗之名見於詩序奕以為詩則非皆失於考訂以至荆舒是懲句經說類中反覆論僖公無此事故孟子歸之周公正誤類中又謂僖公之事孟子誤以為周公王安石字說霸字條下稱

其學務穿鑿無定論藝苑雌黃一條又稱熙豐閒定有成書是正舛謬學者不能深考類以穿鑿嗤之亦閒或自相矛盾文說類中契丹空紙祭文一事尤委巷不根之談其經說類中於竊比老彭訓彭為宥於黽勉從事訓黽為蛙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深取之實亦附會之論然其中字音字訓辨別異同可資考證者居多其冗雜者可削其精核者究不可廢也

游宦紀聞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五

五

宋張世南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字曰光叔鄱陽人然其名則作士南未詳孰是其紀年稱嘉定甲戌又稱紹定癸巳蓋甯宗理宗閒人自稱嘗官閩中多記永福縣事亦不知永福何官也世南與劉過高九萬趙蕃韓泐諸人遊而述程迥之說尤多蓋其兄爲董煟婿煟爲迥之婿故聞之親串閒也其書多記雜事舊聞而無一語及時政如記秦觀元祐刺字記黃師尹解打字義記張嵩先借紫記諱名諱字記蘇黃用一鳴字記古書刀記何致

初搨响嘯碑始末皆足資考證其駁黃伯思八十一首之說及推闡王湜百六之義尤極精核其他如論犀角龍涎端研古器之類亦足以資博識宋末說部之佳本也

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謝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台州臨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謝氏之伯叔行也中嘉泰二年傳行簡榜進士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大理寺正宋史無傳其事蹟不甚可考官爵名字

僅見於陳耆卿赤城志中是編乃其易班東歸時
所撰錄以示其子者雜論經史文義凡五萬餘言
自序以爲無牴牾於聖人其閒援據史傳頗足以
考鏡得失雜錄前賢懿言嫩行亦多寓懲勸雖持
論閒有未醇其援引證據亦未能如容齋隨筆夢
溪筆談之博洽而語有本源瑜多瑕少要亦說部
之善本也史稱謝后父渠伯早卒兄奕宗封郡王
姪竝節度使端平初頗干國政采伯以世家貴介
敷歷中外洊更麾節政當謝后用事之時獨能解

組逍遙至使史官佚其姓氏則蕭然於榮利之外
一無所預可知王宗旦原序謂士大夫晚節嗜好
鮮有不迷其初者密齋獨以書籍詒謀後人使知
其老不忘學則采伯潛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
爲之宜其言多中理矣原本久佚僅散見永樂大
典中謹採錄編綴分爲筆記五卷續記一卷仍所
題之舊目焉

梁谿漫志十卷

內府藏本

宋費袞撰袞字補之無錫人卷端有開禧二年國

史實錄院牒稱爲國子免解費進士禮部韻略條
例中有開禧元年國子監發解進士費袞論韻略
經絃二字劄子一篇經禮部看詳當卽其人其始
末則不可詳矣其書宋志作一卷今本實作十卷
與牒文卷數相符末有嘉泰元年施濟跋亦作十
卷則宋志由傳寫誤也牒文稱編修高宗孝宗光
宗三朝正史取是書以備參考然是書惟首二卷
及第三卷首入閣一條言朝廷典故自元祐黨人
一條以下則多說雜事而卷末王鞏一條及第四

卷則全述蘇軾事五卷以下多考證史傳品定詩
文末卷乃頗涉神怪蓋雜家者流不盡爲史事作
也惟其持論具有根柢舊典遺文往往而在如不
試而授知制誥始梁周翰不始楊億則糾歐陽修
歸田錄之譌薛映梁鼎與楊億同命不與梁周翰
同命則糾葉夢得避暑錄話之失蘇軾烏臺詩案
在元豐二年上距熙甯變法僅十年無二三十年
之久則糾王鞏甲申雜記之謬朱勝非起復制乃
綦崇禮貼麻非陳與義自貼謝顯道崇甯元年入

金史卷一百二十一
黨籍崇甯四年未入黨碑則糾謝伋四六談麈之
失歐陽修爲程文簡作碑誌隱其進武氏七廟圖
事實未受帛五千端則糾邵博聞見後錄之誣皆
考據鑿鑿不同他小說之剽襲當時以一不第舉
子之作至錄之以入史館其亦有由矣他如蘇舜
欽與歐陽修辨誦書爲本集所不收陳東茶錄跋
爲今本所未載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獲鬼章告裕陵文具錄其塗註增刪之稟尤論蘇
文者所未及皆足以廣異聞至於和凝范質衣鉢

相傳本第十三名而譌爲第五漢太上皇名煇本
見後漢書註而誤以爲後漢書小小疵累亦時有
之然其可採者最多不以一二小節掩也

澗泉日記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韓澆撰澆字仲止澗泉其號世居開封南渡後
其父流寓信州因隸籍於上饒陶宗儀說郛載此
書數條題曰宋虎撰蓋傳刻譌脫江西通志作韓
琥厲鶻宋詩記事又作韓澆考澆兄名沆弟名濟
皆連水旁則其名從水不從玉作琥爲誤又考說

文瀝水名徐鉉注息移切別無他義又瀝水流貌
卽詩瀝池之瀝徐鉉音皮彪切則名取流而字取
止於義爲協作瀝亦誤也瀝宋史無傳仕履始末
無考惟戴復古石屏集有挽韓仲止詩云雅志不
同俗休官二十年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泉慷慨
商時事淒涼絕筆篇三篇遺橐在當竝史書傳自
註云時事驚心得疾而卒作所以商山人所以桃
源人所以鹿門人三詩蓋絕筆也知瀝乃遭逢亂
世坎坷退居齋志以沒之士矣是書宋史藝文志

不著錄無從知其卷帙之舊今以散見永樂大典
中者裒合排次勒爲三卷約略以次相從其有關
史事者居前品評人物者次之考證經史者又次
之品定詩文者又次之雜記山川古蹟者又次之
雖未必盡復其舊然亦粲然可觀矣考東南紀聞
載瀝清高絕俗不妄見貴人亦不妄受餽遺其人
品學問卽具有根柢又參政韓億之裔吏部尙書
韓元吉之子其親串亦皆當代故家如東萊呂氏
之類故多識舊聞不同勦說所記明道二年明肅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一
太后親謁太廟事可證石林燕語之誤大觀四年
四月命禮部尚書鄭允中等修哲宗正史事亦可
補史傳之遺其他議論率皆精審在宋人說部中
固卓然傑出者也

老學菴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陸游撰游有入蜀記已著錄案宋史藝文志雜
史類中載陸游老學菴筆記一卷陳振孫書錄解
題作十卷與此本合宋史蓋傳刻之誤續筆記二
卷陳氏不著於錄疑當時偶未見也振孫稱其生

識前輩年及耄期所記見聞殊有可觀文獻通考
列之小說家中今檢所記如楊戩爲蝦蟆精錢遜
叔落水神救之類近怪異者僅一兩條鮮于廣題
逸居集曾純甫對蕭鷓巴之類雜諧戲者亦不過
七八事其餘則軼聞舊典往往足備考證惟以其
祖陸佃爲王安石客所作埤雅多引字說故於字
說無貶詞於安石亦無譏語而安石龍睛事併述
埤雅之謬談不免曲筆杜甫詩有蔚藍天字本言
天色故韃駒承用其語有水色天光共蔚藍句游

乃稱蔚藍爲隱語天名今考蔚藍天名別無所出
惟杜田註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
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繼玉明則是帝名鬱
繼非天名蔚藍游說反誤又稱宋初人尙文選草
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
暉今考驛使寄梅出陸凱詩昭明所錄實無此作
亦記憶偶疎不止朱國楨湧幢小品所糾游岱之
魂一條不知引駱賓王請中宗封禪文王冑堂鬱
岡齋筆塵所糾記諸晁謂壻爲借倩之倩一條不

知出郭璞方言註也然大致可據者多不以微旨
而掩宋史藝文志又載游山陰詩話一卷今其書
不傳此編論詩諸條頗足見游之宗旨亦可以補
詩話之闕矣

愧邨錄十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書多
記宋代制度參證舊典之異同曰愧邨者取左傳
邨子來朝仲尼問官之事言通知掌故有愧古人
也其中記魚袋頒賜及章飾之始末公主之改稱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卷一百二十一
帝姬辨論甚確同二品之起於五代金帶之有六
種金塗帶之有九種皆史志所未備至敘尙書之
名引戰國時已有尙冠尙衣之屬皆杜氏通典職
官所未及者其徵引可云博洽與石林燕語諸書
亦如驂有靳矣其閒偶爾舛譌如論金太祖建元
始於天輔而以收國爲遼帝年號及通考所摘誤
以九品中正爲官品之類亦閒有之然大致考據
典贍於史家禮家均爲有裨不可謂非中原文獻
之遺也

祛疑說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儲泳撰泳字文卿號華谷僑居華亭工於吟咏
其詩集今已失傳惟詩家鼎鑪至元嘉禾志中稍
載其遺篇一二而已是書以平生篤好術數久而
盡知其情僞因作此以辨之明商維濬嘗刻入稗
海中而多所刪削僅存十之五六題曰祛疑說纂
殊非儲氏之舊此爲左圭百川學海所載蓋猶當
時完本也中間惟辨脈一條爲論醫理墨說一條
爲論雜藝餘皆考陰陽五行家言及闢方士幻妄

之術與黃白之說其論鬼神爲氣之聚散持煉爲
心之誠正又謂神像之靈靈於人心又謂陰陽拘
忌之說大而緊者避之小而緩者略之合於理者
存之背於理者去之其言皆平易切實足以警醒
世俗泳嘗作易說見於丁易東所引又嘗爲老子
註蓋雖泛濫道術而能折衷於經義者宜其立說
之悉軌於正也

琴堂諭俗編二卷

永樂大典本

案宋史藝文志載鄭玉道諭俗編一卷彭仲剛諭

俗續一卷雖相因而作實各自爲書此本爲宏豐
令應俊輯二家之書爲一編而又爲之補論其末
擇交遊一篇又元人左祥所增入以拾原書之遺
者也其書大抵採摭經史故事關於倫常日用者
旁證曲諭以示勸戒故曰諭俗文義頗涉於鄙俚
然本爲鄉里愚民設不爲士大夫設故取其淺近
易明可以家諭戶曉以文章工拙論之則乖著書
之本意矣宋志列之子部雜家而史部刑法類中
又出鄭玉道諭俗編一條不但前後重複且非獄

牘之詞亦非禁令之事列於刑法殊躋駁不倫今仍列之雜家庶不失其實焉

鶴林玉露十六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宋羅大經撰大經字景綸廬陵人事蹟無考惟所記竹谷老人畏說一條有同年歐陽景顏語知嘗官嶺南耳其書體例在詩話語錄之間詳於議論而略於考證所引多朱子張栻真德秀魏了翁楊萬里語而又兼推陸九淵極稱歐陽修蘇軾之

文而又謂司馬光資治通鑑且為虛費精力何況呂祖謙文鑑既引張栻之說謂詞科不可習又引真德秀之說謂詞科當習大抵本文章之士而兼慕道學之名故每持兩端不能歸一然要其大旨固不謬於聖賢也陳耀文學林就正譏其載馮京偷狗賦乃摭滕元發事偽託於京今檢侯鯖錄所載滕賦信然蓋是書多因事抒論不甚以記事為主偶據傳聞不復考核其疎漏固不足異耳

貴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百二十一

子部

雜家類五

三五

宋張端義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韶州安置此書卽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餘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爲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爲人至貴言由音人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

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爲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揚雄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卽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卽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

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聖經故
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
仁宗時人不及見熙甯之制也論施宏生日射三
十六熊賦謂熊卽侯也非獸也案程史載金海陵
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
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鷄爲稽山
子以驢爲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恩簿祖歐
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
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

諧謔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
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
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
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
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

吹劔錄外集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俞文豹撰文豹字文蔚括蒼人其始末未詳所
作先有吹劔錄故此曰外集然卷首有淳祐庚戌
序稱續三爲四以驗其學之進否則中間尙有二

編今已佚矣吹劒錄持論偏駁多不中理今別存其目此集卷末載二詩詩前題詞有絕筆斯錄之語蓋其晚年之所作故學問既深言多醇正其記道學黨禁始末甚詳所稱韓范歐馬張呂諸公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故人無閒言伊川晦菴二先生言爲世法行爲世師道非不宏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由於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居別白是非分毫不貸與安定角與東坡角與東川象山辨求必勝而後已亦未始非平心之論也

脚氣集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車若水撰若水字清臣號玉峯山民黃巖人此書據其從子惟一跋蓋成於咸淳甲戌因病脚氣作書自娛故名曰脚氣集書中論孟子集義章一條下有細字夾注云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於此則餘皆是冬所著也若水少師事陳耆卿學爲古文晚乃棄去改師陳文蔚刻意講學書中所謂篋窗先生者耆卿號克齋先生者文蔚號也故此書體例頗與語錄相近其論詩攻小序論春

秋主夏正論禮記培擊漢儒皆堅持門戶之見論周禮冬官譏俞庭椿斷定撥置其說甚正然必證以周官尙存三百五十謂冬官不亡則仍畱柯尙遷等割裂之根論詩三百篇爲漢儒所僞託與王柏之說相同論禮記之畏壓溺以畏爲疫氣傳染尤爲杜撰其論史謂諸葛亮之勸取劉璋爲申明大義其論文謂李邕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皆乖刺然如論周禮載師乃園廛之征非田賦之制駁蘇洵說之誤論春秋蔑之盟主程子盟誓結

信先王不禁之說及宋人盟于宿主公羊以及爲與之說宰咺歸贈主直書天王而是非自見之說均有裨經義於朱子四書集註服膺甚至惟謂大學格物難以訓至當從玉篇舊訓作比方思量之義謂論語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稍立異同然大旨不殊又謂詩集傳當於綱領之後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此書不比論孟自和鳴摯別以下皆是取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懵然亦爲公論其他論蔡琰十八拍之

偽論白居易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論文中子鼓蕩之什為妄論錢塘非吳境不得有子胥之潮論子胥鞭尸為大逆論王羲之帖不宜字皆鑿然有理論擊壤為以杖擊地論應劭註漢書誤以夏姬為丹姬皆足以備一說論杜鵑生子百鳥巢一條雖未必果確亦足以廣異聞也

藏一

話映四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宋陳郁撰郁字仲文號藏一臨川人理宗朝充緝熙殿應制又充東宮講堂掌書始末略見其子世

崇隨隱漫錄中世崇載度宗嘗贊郁像有文窺西漢詩到盛唐之語寵獎甚至岳珂序稱其閉戶終日窮討編籍足不蹈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然劉壘隱居通議有度宗御札跋惜其下訪陳郁父子之卑陋語詳隱居通議條下又周密武林舊事載諸色伎藝人姓名所列御前應制者八人姜特立為首而郁居第四則亦特立之流惟特立名列宋史佞倖傳而郁不與焉似乎未可同日語耳是書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記南北宋雜事閒及詩

話亦或自抒議論珂序又稱其出入經史研究本末具有法度而風月夢怪嘲戲譌誕淫麗氣習淨洗無遺今觀所載如謂周子游廬山大林寺詩水色含雲白禽聲應谷清一聯前句是明後句是誠附會迂謬殆可笑噓惠洪解杜甫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鍼作釣鉤一聯以老妻比臣以稚子比君固爲妄誕郁必謂上句比君子之直道事君下句比小人之以直爲曲亦穿鑿無理所錄諸詩亦皆不工其持論如謂孔子不當作世家豫讓不當

入刺客傳斥史記不醇頗涉庸膚謂李虛中以年月日時推命而不知韓愈作虛中墓誌其推命實不用時尤失考證然所記遺聞多資勸戒亦未嘗無一節之可取焉

佩韋齋輯聞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俞德鄰撰德鄰字宗大號大迂山人永嘉人徙居京口舉咸淳癸酉進士宋亡不仕遜迹以終是書多考論經史閒及於當代故實及典籍文藝大抵皆詳核可據不同於裨販之談惟第四卷專說

四書頗出新意往往傷於穿鑿如論九合諸侯謂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鄆齊桓始霸至葵邱而九故曰九合其北杏及鄆之始會霸業未成皆不與焉是猶有一說之可通至於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爲憂陳氏強而齊將亂又謂匏瓜繫而不食爲繫以濟涉引衛風及莊子爲證又謂子擊磬於衛爲磬以立辨欲其辨上下之分則務生別解不顧其安矣蓋永嘉之學自朱子時已自爲一派故至其末流猶斷斷不合也然其說實不足以相

勝原本所有姑以贅疣存之可也

書齋夜話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俞琰撰琰有大易集說已著錄此書乃其平日讀書論文隨所得而筆記者卷一皆辨論經義其斥孔安國稱洛書錫禹之非確爲有見於諸經字訓正譌考異頗爲該洽如謂論語富與貴章當就不以其道爲句孟子則慕少艾爲慕愛少衰之意當讀少字爲上聲其說亦頗足資參正二卷三卷皆推闡先儒之說多發明河圖洛書及先天太極

二圖蓋陳搏所述以丹訣通之於易其原本出道家琰所註陰符經參同契皆詮釋黃老神仙之說所著席上腐談易外別傳亦研究爐火修煉之術故其註易皆傳邵學是書反覆申明亦不出是義也末一卷皆論文之語然頗乏精奧蓋琰詞章之學不及其易學之深觀所作林屋山人集亦可以概見云

齊東野語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密本濟南人其

曾祖扈從南渡因家吳興之弁山自號弁陽老人然其志終不忘中原故戴表元序述其父之言謂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而密亦自署歷山書中又自署華不注山人此書以齊東野語名本其父志也中頗考正古義皆極典核而所記南宋舊事爲多如張浚三戰本末紹熙內禪誅韓本末端平入洛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本末朱漢章本末鄧友龍開邊安丙矯詔瀆紹歲幣岳飛逸事巴陵本末曲壯閔本末詩道否泰景定公田

景定彗星朱唐交奏趙葵辭相二張援襄嘉定寶
璽慶元開禧六士張仲孚反閒諸條皆足以補史
傳之闕自序稱其父嘗出其曾祖及祖手澤數十
大帙又出其外祖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世俗
之言殊傳譌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定哀多微詞
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議論
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書不可刪
也云云今觀所記張浚趙汝愚胡寅唐仲友諸事
與講學者之論頗殊其父所言殆指此數事歟明

正德十年耒陽胡文璧重刻此書其序稱或謂苻
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唐陳之隙生母之
服則晦菴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
事殊失密著書之旨文璧不從可謂能除門戶之
見矣明商維濬嘗刻入稗海刪去此書之半而與
癸辛雜識混合爲一殊爲乖謬後毛晉得舊本重
刻其書乃完故今所著錄一以毛本爲據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一

番禺史悠晉初校
番禺鄭權覆校

子部 雜家類五

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三十二
雜家類六
困學齋雜錄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三十二

雜家類六

困學齋雜錄一卷

浙江吳玉
屏家藏本

元鮮于樞撰樞字伯機漁陽人官太常寺典簿書
史會要稱其酒酣豪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趙孟
頴極推重之是書所紀當時詩話雜事為多原本
不著名氏故嘉靖中袁袞跋稱撰人未詳曹溶收
人學海類編以鮮于樞自號困學民題所居曰困

學齋遂以此書爲樞撰今考其書雖隨筆割錄草草不甚經意而筆墨之間具有雅人深致非俗士所能僞託且元初諸人亦別無稱困學齋者溶定爲樞作似乎可信末有厲鶚跋謂卷中金源人詩可補劉祁歸潛志之闕存之亦可以資採錄也開卷引李平許褚二事但錄舊文無所論斷莫詳其意卷中趙復初二詩前後兩見字句亦有異同殆亦偶然雜錄未經編定之本後人因其墨迹繕錄成書如蘇軾志林仇池筆記之類歟

隱居通議三十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劉壘撰壘字起潛南豐人書中自稱開慶元年年二十則宋亡之時已年三十六故於宋多內詞然書中又稱至大辛亥爲南劍州學官計其年已七十二矣日暮途窮復食元祿而是書乃以隱居爲名殊不可解考其水雲村橐中延祐己未重題梅氏海棠詩有花甲重周人八十之句則壘入元四十四年尙存最爲老壽是書當其晚歲退休時所著也凡分十一門理學三卷古賦二卷詩歌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二

子部 雜家類六

二

卷文章八卷駢儷三卷經史三卷禮樂造化地理
鬼神雜錄各一卷其論理學以悟爲宗尊陸九淵
爲正傳而援引朱子以合之至謂朱子後與道士
白玉蟾游始知讀書爲徒勞蓋姚江晚年定論之
說源出於此皆鄉曲門戶之私無庸深辨其經史
以下六門考證亦未爲精核且多餽飭而鬼神一
門尤近於稗官小說惟評詩論文之二十卷則壘
生於宋末舊集多存其所稱引之文今多未見其
篇帙其所稱引之人今亦多莫識其姓名又多備

錄全篇首尾完具足以補諸家總集之遺如宋璟
梅花賦今惟據田藝衡雷青日札傳鮮于樞所書
一篇又據李綱忠定集知原賦已亡綱爲補作今
觀壘所錄知宋元閒行於世者乃有二本又如陸
游之從韓侂胄以牽於愛妾幼子之故爲他書之
所未言厲鶚宋詩紀事載李義山詩不能舉其仕
履觀壘所記乃知其嘗以江東提刑守池州凡此
之類頗足以廣聞見至於論詩論文尤多前輩緒
餘皆出於諸家說部之外於徵文考獻皆爲有裨

固談藝者所必錄也壩所著水雲村稟世有二本
其一本別題曰泯稟卷帙頗少不知何人刪取是
書三分之一附諸稟末殊爲闕略此爲三十一卷
之足本固罕觀之祕笈矣書中間有案語蓋其後
人所附自署其名曰疑考

國初有南豐劉凝字二至嘗撰稽禮辨論韻原表石
鼓文定本三書或卽其人歟

湛淵靜語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元白珽撰珽字廷玉錢塘人家於西湖有泉自竺

山匯於其門珽名曰湛淵因以爲號是書爲其友
海陵周暎所編前有珽自序又有暎序題至大庚
戌稱珽是年六十三歲以長歷推之當生於宋理
宗淳祐八年戊申元兵破臨安時年二十七矣故
其書於宋多內詞與劉壩相類然考珽入元之後
以李衍之薦授太平路儒學正未幾攝教授事尋
轉常州路教授陞浙江等處副提舉遷淮東鹽倉
大使再遷蘭谿州判官乃致仕則食元之祿久矣
而猶作宋遺民之詞其進退無據亦與壩相類也

是書乃其雜記之文據卷末有明人跋語稱嘉靖
丙午鈔自崑山沈玉麟家而疑其不止此二卷殆
殘本歟厲鶚作宋詩紀事蒐採極博而此書開卷
載理宗賜林希逸詩一篇鶚不及收則鶚未見其
本矣其中如謂皎然銅盃爲龍吟歌詠房瑄事詩
家未有引用者不知李賀昌谷集中實有假龍吟
歌謂匡謬正俗爲顏真卿作不知實出顏師古不
免稍有疏舛文中子李德林一條乃晁公武讀書
志之語辨常儀占月一條亦史繩祖學齋佔畢之

說亦未免偶相剽襲其載倪思論司馬光疑孟一
條謂王安石援孟子大有爲之說欲神宗師尊之
故光著此書明其未可盡信其說爲從來所未及
案晁公武讀書志稱王安石喜孟子自爲之解其
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註釋蓋唐以前孟子
皆入儒家至宋乃尊爲經元豐末遂追封鄒國公
建廟鄒縣亦安石所爲則謂光疑孟實由安石異
議相激而成不爲無見必以爲但因大有爲二語
則似又出於牽合非確論也然其他辨析考證可

取者多其記汴京故宮尤爲詳備在元人說部之中固不失爲佳本矣

敬齋古今鞋八卷

永樂大典本

元李冶撰冶有測圓海鏡已著錄此書原目凡四十卷其以鞋名者案漢書東方朔傳鞋續充耳所以塞聰顏師古註曰示不外聽冶殆以專精覃思穿穴古今以成是書故有取於不外聽之義歟元史本傳邵經邦宏簡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古今難當因字形相似傳寫致譌文淵閣書目題

作宋人則併其時代亦誤矣其書皆訂正舊文以考證佐其議論詞鋒駿利博辨不窮其說毛詩草蟲阜螽一條云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是其著書之大旨也其中如謂蚩尤之名取義於蚩蚩之尤謂內則一篇卑鄙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謂中庸素隱行怪乃素餐之素謂孟子兄戴蓋爲一句祿萬鍾爲一句戴蓋卽乘軒之義或不免於好爲僻論橫生別解又如溘化閣帖漢章帝書千字文米芾

書史黃伯思法帖刊誤秦觀淮海集俱以爲僞帖而治據以駁千字文非周興嗣作太平廣記載徐浦鹽官李伯禽戲侮廟神其事在貞元中具有年月而治卽以爲李白之子伯禽亦偶或失考然如辨史記微子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乃其從者牽之把之司馬遷所記不謬孔穎達書正義所駁爲非辨鄭語收經入行姦極謂經卽京姦卽姦韋昭不當註經爲常辨論語五十以學易謂論語爲未學易時語史記所載則作十翼後語不必改五十字

作卒辨孟子龍斷卽列子所謂冀之南漢之北無隴斷焉辨史記自敘甌駱相攻謂當爲閩越相攻辨張耒書鄒陽傳後謂韓安國實兩見長公主漢書不誤而未誤辨衛青傳三千一十七級謂級字蒙上斬字顏師古誤蒙上捕字遂以生獲爲級辨魏志穿方負土謂卽算經之立方定率辨吳志孫權告天文謂不當呼上帝爲爾辨通鑑握槊不輟謂胡三省誤以長行局爲長矛以及辨古者私家及官衙皆可稱朝引後漢書劉寵成瑨及左傳伯

有事爲證辨佞儂丈人承蜩所以供食引內則鄭
元註荀子楊倞註爲證辨吳都賦獮子長嘯當是
常笑引山海經爲證皆具有根據要異乎虛騁浮
詞徒憑臆斷者矣至於所引戰國策蔡聖侯因是
已君王之事因是已二已字今本竝作以而證以
李善註阮籍詠懷詩所引實作已字足以考訂古
本又大學絜矩今本章句作絜度也治所見本則
作絜圍束也蘇軾赤壁賦今本作而吾與子之所
共適治所見本則作共食而駁一本作共樂之非

亦足以廣異聞有元一代之說部固未有過之者
也雖原本久佚今採掇於永樂大典者不及十之
四五然菁華具在猶可見其崖略謹以經史子集
依類分輯各爲二卷以備考證之資焉

日間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元李翀撰翀不見史傳惟書中紀至正甲辰丙午
閒事下距洪武元年僅一二載其人當已入明然
書中皆稱元爲國朝則前代遺老抱節不仕者也
是書多及歷代故事略如蔡邕獨斷崔豹古今注

之體而辨論差詳多有可採亦閒及元代軼事蓋
雜家者流其中如謂典命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
五爲節卽掌節之節殊屬臆斷又謂唐以後有司
給門旗二龍虎旗一之類乃變節爲旗不知周禮
司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
州里建旗縣鄙建旒已各以旂常爲表識不得云
自唐以後始變節爲旗考證未免少疎又如真德
秀題三教圖之類亦未免傳聞附會然大致引據
詳核足與史志相參考數典者固宜有取也舊本

久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鈔合排比編爲一卷千
頃堂書目載有是書而題作者爲凌翀永樂大典
所題亦有一條作凌翀然其餘無作凌翀者今擇
其多者從之而附載姓氏之異同備考核焉

勤有堂隨錄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元陳櫟撰櫟有書傳纂疏已著錄此其隨筆劄記
之文也雖多談義理而頗兼考證於宋末元初諸
人各舉其學問之源流文章之得失非泛泛託諸
空言者其謂陳安卿爲朱門第一人黃直卿及李

方子多有差處謂楊誠齋亦閒氣所生何可輕議
謂劉辰翁父喪七年不除爲好怪釣名九平情之
論不規規於門戶之見者矣櫟定宇集前載有年
表一卷稱至治三年年七十二作勤有堂記則是
書當成於晚年然其記集中不載而集末別有朱
升記一篇述其曾孫鑿之言曰辛勤三十年始有
此室廬韓公詩也詩書勤乃有亦韓公詩也觀吾
家堂名者惑而弗辨請爲記以昭之云云詳其詞
意主於櫟夫婦辛勤以有此堂蓋宋末建陽余氏

書坊亦名曰勤有堂故有是辨歟

玉堂嘉話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元王惲撰惲有承華事略已著錄是編成於至元
戊子紀其中統二年初爲翰林修撰知制誥兼國
史館編修官及調官晉府秩滿至元十四年復入
爲翰林待制時一切掌故及詞館中考核討論諸
事始於辛酉終於甲午凡三十四年之事所記當
時制誥特詳足以見一朝之制如船落致祭文太
常新樂祭文之類皆他書所未見他如記唐張九

齡李林甫告身之式記平宋所得法書古畫名目
宋聘后六禮金科舉之法以及論宣諭制誥之別
據柳公權跋知唐時已有廣韻辨米芾之稱南宮
以贈官太常記秦檜家廟之制摛顏真卿書出師
表之偽謂金史天文志出於太史張中順與夫張
德輝述塞北之程劉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資考
證而宋遼金三史之議尤侃侃中理其中如論日
月五星則不知推步之法謂古婦人無諡則不知
聲子文姜之例論六帖則勦襲演繁露論舜事則

誤信錢時論野合則附會博物志皆為疵累唐六
典女伯女叔一條二卷五卷再見亦失檢校然大
致該洽不以瑕掩全書已收入秋澗集中此乃其
別行之本也

庶齋老學叢談三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元盛如梓撰如梓衢州人庶齋其自號也嘗官崇
明縣判官其書多辨論經史評騭詩文之語而朝
野逸事亦閒及之分為三卷而第二卷別析一子
卷實四卷也大抵皆隨時掇拾而成如載陸游姚

將軍趙宗印二詩惜不得姚名字而渭南集實有
姚平仲傳王士禎居易錄已摘其疎他若引左傳
晉景公病如廁陷而卒謂國君何必如廁而以爲
文勝其實不知國策趙襄子史記慎夫人皆載有
此事古人朴質不以爲怪豈可執此以證左傳之
誣又於賈似道有豪傑之譽載曹東畎媒俚之詞
皆爲失當然如駁吹劍錄謂廣陵散不始於王凌
母邱儉以姑蔑墓證韋昭註國語之非此類亦頗
見考據又各條之下閒註出某人說蓋如梓猶及

與元初故老游故所紀多前人緒論頗有可採云

研北雜志二卷

內府藏本

元陸友撰友有墨史已著錄友嘗取漢上題襟集
所載段成式語自號研北生因以名其雜著前有
元統二年二月自序稱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
居吳下追憶所欲言者命其子錄藏蓋虞集柯九
思同薦友於朝會一人去職友亦罷歸時也所錄
皆軼文瑣事友頗精賞鑒亦工篆隸故關於書畫
古器者爲多中亦頗有考證如解李商隱之金蟾

齧鎖句辨徐鍇說文繫傳之彌字禰字互相矛盾
援北史證馬定國以石鼓出宇文周之非引鄭康
成之說證傳註稱錯簡之誤皆有可採至謂仇姓
出梁四公子傳不知孟母先氏仇以王明清字仲
言謂本張華荅何劭詩其言明且清句不知禮記
先有此文則偶然疎舛也徐顯稗傳載友撰研史
墨史印史不載此書此本出自陳繼儒家未有舊
跋已稱字多譌脫繼儒刻入普祕笈中更失校讎
如皇象天發神讖碑事一條上下卷其文複見則

顛倒錯亂可知矣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有柯柘湖
校本項藥師刊本今皆未見也

北軒筆記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元陳世隆撰是書前有小傳不知何人所作稱世
隆字彥高錢塘人宋末書賈陳思之從孫順帝至
正中館嘉興陶氏沒於兵所著詩文皆不傳惟宋
詩補遺八卷與此書存於陶氏家今宋詩補遺亦
無傳本惟此一卷僅存所論史事爲多如論西伯
戡黎力辨委曲回護之說論魯兩生不知禮樂論

胡寅譏劉晏之非論秦王廷美生於耿氏之誣論
周以于謹爲三老有違古制皆援據詳明具有特
見至所載僧靜如事則體雜小說未免爲例不純
是亦宋以來筆記之積習不獨此書爲然然不害
其宏旨也

閒居錄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有學古編已著錄是書乃衍劄記手
稟陸友仁得於衍從父家錄而傳之猶未經編定
之本故皆隨筆草創先後不分次序字句亦多未

修飾其中如駁戴侗六書故妄造古篆一條辨徐
鉉篆書筆法一條皆與學古編互相出入蓋先記
於此後採入彼書而初稟則未削除也然零璣碎
玉往往可採如辨顏氏誤解勿勿辨魏伯陽參同
契誤以易字從日月辨杜甫非不詠海棠語皆有
識惟論堯典中星以爲四時皆以戌刻爲昏未免
武斷論借書一紙謂以囊盛卷軸亦爲穿鑿以及
論奧竈字與爾雅相違論五伯字不考後漢書禰
衡傳以爲唐人行杖之數皆不免於疎漏其他雜

談神怪亦多蕪雜以衍學本淹通藝尤精妙雖偶
然涉筆終有與型故仍錄存之以備節取焉

雪履齋筆記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元郭翼撰翼字義仲崑山人自號東郭生因以東
郭先生故事名其齋曰雪履嘗獻策張士誠不用
歸耕婁上老得訓導官偃蹇而終蘇州知府盧熊
題其墓曰遷善先生又為撰墓誌載翼卒於至正
二十四年其文在朱珪名蹟錄中則距順帝北行
尙前三載他書或謂翼至洪武初嘗徵授學官非

其實也是編乃江行舟中所紀隨手雜錄漫無詮
次然議論多有可採如解商書兼弱攻昧二句取
張九成說解論語犬馬有養取何晏集解說駁張
九齡金鑑錄之偽辨蔡氏三仁之論皆為有見其
論謝師直語一條論詩一條亦具有義理惟解論
語怪力亂神一條為力不同科一條過信古註未
免好奇耳其書久無刊本曹溶嘗收入學海類編
然中有近時袁了凡之語袁黃萬歷時人翼在元
末何由得見殆明人有所竄亂非其舊本矣

霏雪錄二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明鍾績撰案說文有鐳字而無劉字徐鉉附註以爲鐳字卽劉字此書作鐳蓋偶從古體遂相沿別爲一姓實非有二也績字孟熙先世洛陽人徙於山陰其父渙通毛詩元時嘗爲三茅書院山長績承其家學故此書辨核詩文疑義頗有根據又及與元末諸遺老遊故雜述舊聞亦多有淵源然每紀夢幻詼諧之事頗雜小說家言其以杜常詩爲杜牧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糾之亦不免小誤又

如稱其遠祖馬牧君事金太祖有紀信之節元修三史時史臣責賦於其祖不肖遂不得書此事論史者俱未之及然當時元政雖頹而秉筆諸臣如揭傒斯歐陽元等皆一代勝流未必遽有索米受金之事是亦一家之私言未可概信以其可取者多錄備明初說部一家耳此書成化間嘗刊行有胡謐後序稱績所著尙有嵩陽稟詩律今俱未見殆已散佚矣

彙海集一卷

兩淮鹽政
探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六

十六

舊本題宋王逵撰案宋有三王逵其一王逵不知何許人仁宗時官江南西路轉運使調淮南轉運使包拯連具七章彈之具載拯奏議中極斥其貪鄙酷虐似非能著書之人其一王逵濮陽人天禧三年進士官刑部郎中其所著作惟呂希哲雜記載其贈蔡襄詩一首阮閱詩話總龜載其詠酒帘一聯不聞更有此書其一王逵淄州人建炎中知徐州王復之孫紹興中太僕丞王份之子其所著作惟蘆浦筆記載送田鄂詩一首亦不聞有此書

此書中論脈一條稱七表八裏九道計二十四見之於叔和脈訣是熙甯閒書也前兩王逵不得見論百刻一條稱趙緣督又有一說是至元以後書也後王逵亦不得見又安得而引之耶考明黃姬水貧士傳載王逵錢塘人足一跛家極貧無以給朝夕因賣藥復不繼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難質之無不口應列其人於張介福之後王賓之前蓋洪武永樂閒人作是書者必此王逵商濬刻稗海時未及

詳考誤以爲宋王遠也其學蓋出於邵子其書亦
規摹觀物外篇分天文地理人身庶物歷數氣候
鬼神事義八門皆卽數究理推求天地人物之所
以然雖頗穿鑿而亦時有精義世稱二十四番花
信風楊慎丹鉛錄引梁元帝之說別無出典殆由
依託其說亦參差不合惟此書所列最有條理當
必有所受之云

草木子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葉子奇撰子奇有太元本旨已著錄考子奇所

著諸書有範通元理二卷詩十六卷文二十卷本
草醫書節要各十卷齊東野語三卷又餘錄若干
卷紀元季明初事最詳今惟太元本旨及此書存
此書黃衷序云二十二篇鄭善夫序又云二十八
篇正德丙子其裔孫溥以南京御史出知福州重
刻之約爲八篇曰管窺曰觀物曰原道曰鉤元曰
克謹曰雜制曰談藪曰雜俎每二篇爲一卷卽此
本也善夫序又云舊本今纂爲四野語今纂爲二
併曰草木子則似此四卷已合野語爲一書然四

卷二卷當爲六卷不當爲八卷野語今無別本無由質其異同莫之詳也子奇學有淵源故其書自天文地紀人事物理一一分析頗多微義其論元代故事亦頗詳核惟賈魯勸托克托開河北水田造至正交鈔求禹河故道功過各不相掩子奇乃竟斥之爲邪臣則不若宋濂元史之論爲平允也書前有子奇自序題戊午十一月乃洪武十一年卽子奇罷巴陵主簿逮繫之歲此書蓋其獄中所作云

胡文穆雜著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胡廣撰廣字光大建文庚辰進士第一惠帝以其名與漢胡廣同更名靖除翰林院修撰靖難兵至迎降永樂初復原名累官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穆事蹟具明史本傳所著有冕菴扈從諸集是書乃其隨手劄記已載入文穆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其中如謂資治通鑑論維州悉怛謀事司馬光非不知李是牛非特以意主和鄰不欲生釁故矯爲此言引其臨終與呂公著簡爲證可謂深明

時勢又謂灞陵尉禁人夜行乃其本職李廣憾之
為私意謂子產論黃熊為啟信妄喜怪之漸謂申
屠嘉大節凜然班固稱其學術不及陳平其說非
是持論亦正他如謂易卦吉凶皆戒占者當反求
諸己與左傳穆姜南蒯之事合謂問名納吉納幣
之卜皆卜其日非卜吉凶程子所疑未可憑謂李
白非無與杜甫詩容齋隨筆所考未確謂灌嬰實
定豫章李白詩不誤而胡荅思指為陳嬰反誤亦
頗有考據廣文集未足名家此書在明初說部之

中則猶為可取至論季布不死一條謂班固之言
抑揚太過與其負王良而迎成祖截然相反豈書
作於建文壬午以前耶然論漢黃生宋蘇軾武王
非聖人之說又似曲為靖難者解或自知大節有
虧而故為成仁取義之言以掩後世之耳目歟

讖言長語一卷

內府藏本

明曹安撰安字以甯號蓼莊松江人正統甲子舉
人官安邱縣教諭是書前有安自序謂皆零碎之
詞故名曰讖言長語讖言者逸言也長語者剩語

也則長當讀為長物之長矣書中多據所見聞發明義理其論詩不中冑繁所錄諸詩亦大抵不工蓋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之派至於欲取臯陶賡歌五子之歌洪範及詩之三言五言七言體刻為一集使人習之以復古尤萬不能行之事然大致持論醇正於人心風俗多有所裨其論讀經一條尤切中明代俗學之弊成化丙午顧純題詞以輟耕錄水東日記比之正德乙亥史紀重刊跋又以霏雪錄比之今以四書相較劉績葉

盛二家書大致相近陶宗儀書直小說家言遠不逮此書也

蟬精雋十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徐伯齡撰伯齡字延之自署曰古剡蓋嵯縣人書中十二卷之末有籀冠生傳一篇即張錫為伯齡作者又曰生杭人也豈曠其祖籍歟傳稱其嘗集釋為冠嘯歌自得若不與於人世者雖博學能文善書工琴熟律而不可自技自試則亦山林放曠之士考張錫天順壬午舉人官山西山陰縣教

論則伯齡爲天順中人故所記有成化癸巳癸卯
事明末杭州別有一徐伯齡崇禎庚午舉人官永
壽縣教諭名姓偶同非一人也是書雜採舊文亦
兼出已說凡二百六十一條大抵文評詩話居十
之九論雜事者不及十之一其體例略似孟榮本
事詩其多錄全篇又略似劉壎隱居通議其中猥
瑣之談或近於小說而遺文舊事他書所不載者
亦頗賴以傳其論周德清中原音韻一條尤爲明
確千頃堂書目作二十卷此本僅十六卷前後無

序跋亦無目錄不能知其完闕其中多闕字闕句
又所錄詩文往往但存其標題而其文皆作空行
蓋繕錄者圖省工力因而漏落今於有可考者補
之無可考者則亦姑闕焉

震澤長語二卷

內府藏本

明王鏊撰鏊有史餘已著錄此本乃其退休歸里
時隨筆錄記之書分經傳國猷官制食貨象緯文
章音律音韻字學姓氏雜論仙釋夢兆十三類鏊
文詞醇正又生當明之盛時士大夫猶崇實學不

似隆慶萬歷以後聚徒植黨務以心性相標榜故
持論頗有根據惟其辨累朝絲綸簿具存內閣無
楊士奇私送司禮監事焦竑筆乘嘗據以證士奇
之受誣然考復辟錄載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條
進彙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奏收簿祕
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云
云則鑿時所見之簿乃徐有貞所重取以出未可
爲士奇不送之證其考訂閒有未審又欲於河北
試行井田殊爲迂闊夢兆一條篤信占驗亦非儒

者之言未免爲白璧之瑕耳前有賀燦然序稱鑿
元孫永熙梓鑿所著長語紀聞及永熙父遵考紀
聞續卷郢事紀略總題曰震澤先生別集此本蓋
別集中之一種然舊本別行今亦各著於錄焉

井觀瑣言三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閩南鄭瑗撰鍾人傑唐宋叢書亦作宋
人而書中稱明爲國朝所評論者多明初人物決
非宋人所爲考宏治八閩通志載有莆田人鄭瑗
字仲璧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郎中朱彝

尊明詩綜亦載有其人所著有明省齋集則此編當卽明莆田鄭瑗所作題宋人者妄也其書大抵皆考辨故實品隲古今頗能有所發明如論王柏改經之非斥綱目發明書法考異之曲說辨李匡又資暇集解律令之誤駁史伯璿管窺外編言天地之自相牴牾及摘胡三省通鑑註所未備皆中窾要又引宋書柳元景傳證魏崔浩因有異圖被誅特假史事爲名所論亦有根據在明人說部中尙稱典核惟不喜宋濂謂其文多浮詞於性命之

學不甚理會未免失之過刻其論諸史紀年之例尤偏駁不足爲據云

南園漫錄十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張志瀄撰志瀄有永昌二芳記已著錄是書前有正德十年自序稱因讀洪邁容齋隨筆羅大經鶴林玉露二書仿而爲之卷首數條皆倚撫容齋隨筆之語辨其是非蓋其書之所緣起也其餘則述所見聞各爲考證大抵似洪書者十之一似羅書者十之九所論如江神一條譏洪邁舍人事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二

子部 雜家類六

三十四

諂鬼神邱濬著書一條譏其大學衍義補不敢論
及宦官立意皆極正大其避諱一條謂蜀本書多
闕唐諱乃相沿舊刻桂辨一條謂桂花桂樹兩種
張籍詩意一條謂瞿宗吉歸田詩話不知其作還
珠吟時已先居幕下駁正皆頗明核其辨永昌非
金齒地諸條考證致誤之由亦極詳核他如春草
王孫一條王維詩語自本楚辭而昧其所出橫生
訓詁之類或失之陋元順帝一條誤據庚申外史
符臺外集之說以順帝爲瀛國公子之類或失之

無稽蓋瑕瑜不掩之書也中頗紀載時事臧否人
物故卷末又有嘉靖五年題後一篇辨何喬新撫
夷錄之失實而以書中所載自比於孫盛書枋頭
事其所紀錄亦可與明史相參考云

雨航雜錄二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有左氏釋已著錄是書上卷多
論學論文下卷多記物產而閒涉雜事隆萬之閒
士大夫好爲高論故語錄說部往往混漾自恣不
軌於正時可獨持論篤實言多中理如云漢人之

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不能廢
宋人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
莫能違又曰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
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又
曰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於論人也喜核而
務深於奏事也貴直而少諷皆平心靜氣之談其
論王世貞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咸陽日動搖句
以爲近於造作而遠自然正其一病又引徐叔明
語論世貞爲人作傳誌極力稱譽如膠庠試最乃

至細微事而津津數說此非特漢以前無是卽唐
宋人亦無此陋識亦皆有見惟其論十三經註疏
立而西京諸儒之訓亡未免失之過高偶涉當時
習尚耳

採芹錄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徐三重撰三重有餘言已著錄是編第一卷論
養民教民第二卷三卷多論學校貢舉政事利弊
第四卷多論明代人物臧否大抵皆考稽典故究
悉物情而持論率皆平允無激烈偏僻之見亦無

恩怨毀譽之私勝明人所作諸說部動涉危言亦勝三重所作他語錄借周子之一言遂太極陰陽連篇累牘講學於天地之外惟力主均田限田之議反覆引據持之最堅究而論之自阡陌既開以後田業於民不授於官二千年於茲矣雖有聖帝明王斷不能一旦舉天下之民奪其所有益其所無而均之亦斷不能舉天下之田清釐其此在限外此在限內此可聽其買賣此不可聽其買賣而限之使黠豪反得隱蔽爲姦猾胥反得挾持漁利

而閭里愚懦紛紛然日受其擾故漢董仲舒北魏李安世唐陸贄牛僧孺宋留正謝方叔元陳天麟皆反覆言之而卒不能行此猶可曰權不屬時不可也宋太宗承五季凋殘之後宋高宗當南渡草創之初以天子之尊決意行之亦終無成效則三重所言其迂而寡當可見矣然如論漕粟則駁邱濬海運之非論養兵則駁徐階塞外不可屯田之謬皆卓然明論其他亦多篤實近理切於事情猶可謂留心經世之學者也

畫禪室隨筆四卷

內府藏本

明董其昌撰其昌有學科考略已著錄是編第一卷論書第二卷論畫中多微理由其昌於斯事積畢生之力爲之所解悟深也第三卷分紀遊記事評詩評文四子部中如記楊成以蔡經爲蔡京之類頗涉輕薄以陸龜蒙白蓮詩爲皮日休之類亦未免小誤其評文一門多談制藝蓋其昌應舉之文與陶望齡齊名當時傳誦故不能忘其結習也四卷亦分子部四一日雜言上一日雜言下皆小

品閒文然多可採一日楚中隨筆其冊封楚王時所作一日禪悅大旨乃以李贄爲宗明季士大夫所見往往如是不足深詰視爲蚬蟾之過耳可矣

六研齋筆記四卷二筆四卷三筆四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別錄已著錄日華工於書畫故是編所記論書畫者十之八詞旨清雋其體皆類題跋蓋錦繡玉軸流覽旣久意與之化故出筆輒肖之也其他所記雜事亦楚楚有致而每一真跡必備錄其題詠跋語年月姓名尤足

以資考證王士禎居易錄嘗譏其以韓愈山石詩
爲白居易陸游作以唐莊宗如夢令詞爲李白作
以韋應物西澗詩爲杜牧作以林逋爲與文同李
公麟同時以趙秉文爲元人皆誠爲舛謬其他如
以蘇若蘭與渤海高氏竝列於能書婦人中不知
何據又文徵明詩竹符調水沙泉活句乃用蘇軾
詩語今見東坡集中而以爲吳中諸公遣力往寶
雲取泉先以竹作籌子付山僧爲質其事未經人
用亦屬疎漏大抵工於賞鑒而疎於考證人各有

能有不能取其所長可矣是書分三集集各四卷
明史藝文志作十二卷蓋總而言之其實卽此三
集也

物理小識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有通雅已著錄此書爲其子中
通中德中發中履所編又通雅之緒餘也首爲總
論中分天類歷類風雷雨暘類地類占候類人身
類鬼神方術類異事類醫藥類飲食類衣服類金
石類器用類草木類禽獸類凡十五門大致本博

物志物類相感志諸書而衍之但張華贊甯所撰
但言剋制生化之性而此則推闡其所以然雖所
錄不免冗雜未必一一盡確所論亦不免時有附
會而細大兼收固亦可資博識而利民用鵠冠子
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韓愈曰牛溲馬勃敗鼓之
皮兼收竝蓄待用無遺則識小之言亦未可盡廢
矣

春明夢餘錄七十卷

內府刊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書首以

京師建置形勝城池畿甸次以城防宮殿壇廟次
以官署終以名蹟寺廟石刻巖麓川渠陵園似乎
地志而敘沿革者甚略分列官署似乎職制每門
多錄明代章疏連篇累牘又似乎故事體例頗爲
龐雜且書中標目悉以明制爲主則不當泛及前
代旣泛及前代則當元元本本絲牽繩貫使端委
粲然不當挂一漏萬每門寥寥數語或有或無絕
不畫一卽如禮部第一子目標曰禮制而首以朱
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條次以吳澄三禮考註一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一
又次以朱子家禮一條此儒者之著述非朝廷之典章不當繫於禮部又周與宋之舊文非明代之新制尤不當繫於明之禮部是何義也太醫院門自敘官一條外皆雜錄古人醫書序文及諸家脈論以足一卷此無論不能徧載卽徧載之何預明太醫院然則翰林院門將備錄歷代制誥詩賦耶又承澤浴門戶餘波持論皆存偏黨如萬歷以後歷法差舛衆論交爭至崇禎中西法中法誼呶彌甚此沿革之大者乃欽天監門於鄭世子載堦諸

說今見於明史者悉刪不錄於徐光啟等改法之事亦僅存其略且謂舊法不過時刻之差不害於事又謂新法將來亦必差殊有意抑揚不爲平允蓋其時論者多攻大統歷而大統歷曾經許衡參修承澤以講學家宗派所繫故爲之左袒其反復以衡爲詞宗旨了然可睹也又周延儒招權納賄賜死非枉承澤乃於內閣門中錄其直房記一篇以爲美談復於刑部門中以閣臣公救延儒揭列之慎刑條下益乖是非之公矣其好惡任情往往

如是蓋不足盡據爲典要然於明代舊聞採摭頗
悉一朝掌故實多賴是書以存且多取自實錄邸
報與稗官野史據傳聞而著書者究爲不同故考
勝國之軼事者多取資於是編焉

居易錄三十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有古權錄已著錄是書乃其康
熙己巳官左副都御史以後至辛巳官刑部尙書
以前十三年中所記前有自序稱取顧況長安米
貴居大不易之意末又以居易俟命爲說其義兩

岐莫知何取也中多論詩之語標舉名儔自其所
長其記所見諸古書考據源流論斷得失亦最爲
詳悉其他辨證之處可取者尤多惟三卷以後忽
記時事九卷以後兼及差遣遷除全以日歷起居
注體編年紀月參錯於雜說之中其法雖本於龐
元英文昌雜錄究爲有乖義例又喜自錄其平反
之獄辭伉直之廷議以表所長夫鄴侯家傳乃自
子孫魏公遺事亦由僚屬自爲之而自書之自書
之而自譽之卽言言實錄抑亦淺矣是則所見之

狹也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凡談故四卷皆述朝廷殊典及衣冠勝事其中如戊己校尉裙帶官之類亦閒及古制談獻六卷皆明紀中葉以後及

國朝名臣碩德畸人列女其中如論王縉張商英張綵之類閒有摘斥其惡者蓋附錄也談藝九卷皆論詩文領異標新實所獨擅全書精粹盡在於斯談異七卷皆記神怪則文人好奇之習謂之戲錄

可矣池北者士禛宅西有圃圃中有池建屋藏書取白居易語以池北書庫名之自為之記庫旁有石帆亭嘗與賓客聚談其中故以名書前有自序康熙辛未作也

香祖筆記十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皆康熙癸未甲申二年所記至乙酉乃排纂成書其曰香祖者王象晉羣芳譜曰江南以蘭為香祖士禛蓋取其祖之語以名滋蘭之室因以名書也是書體例與居易錄同亦多可採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二

子部

雜家類六

三

論尹吉甫一條最為紕繆又如姚旅露書以章八
元詩為盧照鄰某詩話以柳惲詩為趙孟頫案某詩話原本不著其名蓋有所諱今亦仍其舊文記憶偶誤事所恆有指其疎舛足矣而一則以為無目人語一則以為眯目人道黑白肆口毒言皆乖著書之體士禎池北偶談任惇表語一條何嘗不以劉禹錫覆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二句為白居易詩漁洋文略遊攝山記何嘗不以左思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二句為郭璞詩乎此由晚年解組侘傺未平筆

墨之閒遂失其冲夷之故度斯亦盛德之累矣又第十二卷一條曰輟耕錄言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余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黃大癡曹雲西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煙雲供養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案法書要錄載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駙馬武延秀聞二王之迹強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為上者題云特健藥云是

突厥語

案唐書稱延秀嘗質於突厥解其國語法書要錄所載太平公主三馱藐提四字印

亦突厥語也 其解甚明士禎乃以字義穿鑿殊爲失考此非僻事殆耄而忘乎然其品題文藝宏獎風流至於老而不衰固足尙也

古夫于亭雜錄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以康熙甲申罷刑部尙書里居乙酉續成香祖筆記之後復採掇聞見以成此書自序謂無凡例無次第故曰雜以所居魚子山有古夫于亭因以爲名其中如據西京雜記鉤弋夫人事以駁正史則誤採僞書據貴耳集以王安石

爲秦王廷美後身則輕信小說據詩元龜象齒之文謂韓非希見生象之語不足爲信據易匪其彭之文謂論語竊比老彭彭當音笏訓爲側據子華子證詩有美一人據示兒編解詩黽勉從事則附會經義以張爲爲南唐人以俞文豹爲元人亦失於考核然如謂岳珂程史之名出於李德裕辨劉表碑非蔡邕作辨貼黃今古不同辨劇談錄元稹見李賀之妄辨丹鉛錄載蘇軾詞之謬辨洪邁萬首絕句辨西溪叢語誤引田子春辨才調集誤題

王之渙辨唐彥謙誤詠齊文惠太子宮人皆引據
精核品題諸詩亦皆愜當而記董文驥論擬李白
孟浩然詩記汪琬論新異字句不諱所短若預知
其詩派流弊而防之者可謂至公之論異乎沾沾
自護者矣

分甘餘話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此書成於康熙己丑罷刑部尚書家
居之時曰分甘者取王羲之與謝萬書中語也大
抵隨筆記錄瑣事爲多蓋年逾七十借以消閒遣

日無復考證之功故不能如池北偶談居易錄之
詳核中如引懶真子稱漢書昌邑王賀妾名羅紉
卽羅敷不言二字何以通用俟考云云今案漢書
昌邑王傳實作羅紉顏師古註曰紉音敷說文糸
字部有此字註曰布也一曰粗紉从糸付聲蓋紉
字同音故得與敷字通用馬永卿誤引漢書士禎
不加辨正而轉以設疑殊爲疎舛是亦隨時摘錄
不暇緝檢之明驗矣其他傳聞之語偶然登載亦
多有未可盡憑者然如繁臺之當讀蒲禾切梅福

爲吳門市卒之非蘇州宣室之有二此類皆有典據不同披拾披沙揀金尚往往見寶也其中滄浪詩話一條獨舉馮班鈍吟雜錄之說反覆詆排不遺餘力則以士禎論詩宗嚴羽而趙執信論詩宗馮班核其年月在談龍錄初出之時攻班所以攻執信也然執信訟言詆士禎而士禎僅旁借其詞不相顯斥則所養勝執信多矣

右雜家類雜說之屬八十六部六百三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雜說之源出於論衡其說或抒己意或訂俗譌或述近聞或綜古義後人沿波筆記作焉大抵隨意錄載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後興之所至即可成編故自宋以來作者至夥今總彙之爲一類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二

子部 雜家類六
番禹史悠晉初校
番禹鄭權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二

子部 雜家類六

...

...

...

...

...

...

...
-----	-----	-----	-----	-----	-----	-----	-----	-----	-----

六
い